



揚子高中 梁資芸

〈巴黎與向日葵〉

佳作

指導老師 陳純平

*小巴之章

一日隆冬，陽光奮力撥開厚重的雲層，為十二月裡的刺骨寒意，照進今日一方澄亮的溫暖。

身為男子漢的我，面臨這一刻，停擺在空中的雙手竟不自主的微微發顫。

交往第十週年的紀念日，高中相識至今，我們的戀情總算要結果了。

向日葵花海中，我小心翼翼捧著一枚銀亮的婚戒，單膝跪在向日葵田埂，站在我面前的是，喊了十年「老婆」的女朋友黃小葵。而我心意已決，要她今天答應正式成為我的老婆，一切只等她點頭。

她緊抿發白的雙唇，懶洋洋的餘暉映照在她含淚的眼眸，這一刻我愛不釋手。

「我願意，一千次我願意。」她說。

我笑了，雙手不再發抖，慢動作將戒指套進她纖細的右手無名指。和著她的淚珠，我相信我們定能交織出一首完美的結婚進行曲。然後，然後總有一天我要帶她去巴黎，我內心暗自拿定主意。

*佳佳之章

接到電話的同時間，我的身體跟著猛震了一下。然後放下話筒，我套上一件灰色的毛呢外套，抓起鑰匙，我一面計算到醫院

的路線跟距離，一面沉浸在這件消息的驚嚇之中。

十分鐘內，我避開大量的車陣跟人潮，火速趕到醫院。拿出高中時期練田徑的腳力及速度，邁開步伐，「喇」地跳上三樓。

站在手術房外的是小葵跟淑芬，小巴的媽媽。

我從來沒有見過淑芬如此地崩潰，哭倒在手術房門前；屈膝跪在冰冷的走廊，小葵像是在祈禱，或許是懺悔。

面對小巴生命中最重要兩個女人，雙腿癱軟的我，竟無法吐出半個安慰她們的字眼。

此時，脆弱似春冰。小巴的母親，及未婚妻。

「佳佳。」小葵看見我好像看見上帝派來的救世主，可惜我不是。聽到小巴在趕往公司加班的路上出了場大車禍，我竟只能袖手旁觀，什麼也做不了。

小巴跟小葵是我高中時期最要好的死黨。

我一直是知道小巴深愛著小葵的，從好朋友的感情，輕而易舉的變成戀愛情愫。我從旁給了他相當多的建議跟心得，甚至曾經眼睜睜看著眼前這個稱得上是彪形大漢的小巴，流了半小時的眼淚，為了陪他走過暗戀的失意。

在一次告白成功之後，我順其自然的變成了三人行中的電燈泡，但我很樂意。因為我知道，小葵跟小巴不會因為交往了之後，將我拋在一旁。對我來說，他們是一生中最值得交的朋友。

曾經，小葵跟我講了三個小時的電話，花了兩千多元，只是為了向我傾吐，她不願意因為跟小巴交往之後，失去我這個好朋友。而我也打從心底知道，小葵深愛小巴。

因此，我甘心做他們兩人的軍師兼垃圾桶兼特大號電燈泡。

當我新交到男友，他們總愛來個 Double Dating；在我單身的時候，他們也不介意我跟著一起去看場浪漫的約會電影；情人節的時候，小巴除了買束玫瑰花給小葵，還會買一束送給我；聖誕節的時候，小葵除了打一條溫暖的淺棕色圍巾給小巴，卻也不忘送我一雙粉紅色的手套。

上個禮拜，我同時收到兩封簡訊：一封來自小巴，早上十點半，告訴我他要向公司請半天假，趁他們兩交往第十週年的紀念日向小葵求婚。一封來自小葵，接近午夜的時候傳來的。

她說三個月之後，她會正式成為梁太太。

原本，我還要興致沖沖的要去挑選伴娘的禮服，兩個好友的結婚典禮我當然要打扮得漂漂亮亮。

原本，我還要開玩笑的向他們兩人討媒人紅包。

原本，我還要站在穿著美麗白紗的小葵旁邊，喜孜孜的看著她在眾人面前，臉紅心跳的對小巴說出「我願意」……。

事情過不到一個禮拜，連親自向兩人

說聲「恭喜」的機會都還沒有，見到小葵卻不是我想像中的待嫁新娘的羞怯，而是一臉的慘白。

痛苦的死白。小葵緊握著我的衣角，彷彿在起落的海流之中，抓到一根救命的漂流浮木。

「手術中」的燈號暗下，醫師徐徐地從裡頭走了出來。

就像電視劇裡常演的那樣。

艱澀的術語我聽不懂，但他提到的簡單的「腦部缺氧」四字卻清清楚楚烙在我的腦海之中。

小巴變成了植物人已經是不爭的事實。提及至此，小葵眉頭已經深鎖到幾乎陷入了額頭，而我擔心淑芬的精神支持不下去。

「我們先回家吧。」我攙扶起淑芬，讓小葵跟在我的後面，將她們載回變調的家中。

小巴一開始不叫小巴。

新學期一開始大家都還不認識的時候，他一屁股便坐到我的旁邊。我自認我不是一個容易跟人打成一片的那種女孩，有時還會跟冷漠這類形容詞扯上關係。

小巴不在意，對他來說，神經大條是他與生俱來的天賦，漸漸地，我們熟識了起來。

「梁奕騰！你在看什麼？」梁奕騰是小巴本名，我從不會替人取綽號，或說是不擅長，只好梁奕騰、梁奕騰地叫他。

小巴他捧著一本旅遊作家的攝影誌之類的書，目不轉睛的著迷其中。

我定睛瞧了一下書名，《巴黎·浪漫的定義》，一定是他從他父親遺留下來的書堆中找到的。

「巴黎真的好美喔！」他緩緩將視線抽離書上巴黎鐵塔一張空照的夜景，用迷濛的眼光看我，感覺像是被下了咒語，「以後，我一定要帶我最愛的人去！」

然後，我忘記我們的對話是如何發展的，印象中，那是我喚他做小巴的起源。

還有我只是突然想起，會不會這就是小巴他一直拚命加班、努力存錢的原因。

因為他相信總有一天，總有一天，他會帶他最心愛的人飛到千里之外，尋一個浪漫的定義。

* 淑芬之章

阿興啊，我現在到底應該怎麼辦？

自從你過身之後，只留下一堆書和一幀泛黃的照片，奕騰當時還小，卻被迫失去了父親，但他很堅強，一直是我的依靠。我們母子倆相依為命。生活一度撐不下去的時候，奕騰他四界跟著我去工廠打工，吃穿才勉強支撐過來的。

好不簡單，我將他栽培到大學畢業。出了社會，找到一份薪水不錯的公司，認份的當個小職員，幾年下來，才讓他等到機會升起來作組長的。

原本以為我終於可以好好享受下半輩子了，誰知道他就是太打拚賺錢了，一聽到他們頭家說什麼加班多久可以再給他加薪，他就不顧一切硬接下這份工作。這下好了，連命都賠上去了。

阿興啊，我們奕騰現在變作植物人了，就像電視上演的那樣。接下來的生活，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……。

還有那個無緣的媳婦小葵，我們兒子跟她從高中就熟識了，帶她回來見我幾次，

還有給你捻香，你記得沒？我知道她是個真單純、真體貼的女孩子，我真尬意。

他們交往真多年了，我心肝內是一直急著幫兒子的婚事緊辦一辦，這樣我後半輩子就無煩惱了。

其實我早就給小葵當作我們家媳婦了。

我們奕騰跟人家求婚之後，我想說終於可以過個一家和樂的生活了。奕騰自小就沒有爸爸，我看得出來他是很寂寞的。

想不到過沒多久就出了車禍，未來的日子也不能要小葵空等吧？若是誤到人家的青春，叫我們怎麼跟人家交代？

這二年，小葵下了班之後都會直接從公司趕過來，陪我作伙照顧奕騰。

剛開始的小葵什麼嚨不會，只能愣愣地站在一邊看著看護做每一個復健動作，翻身、拍背、抽痰……。

時間一久，她也能替奕騰翻過身來，詳細拍打那勇健卻漸漸乾瘦的背。

她是足願意為我們奕騰付出的。

我看得出來，她很愛我們奕騰。這種時候，還會堅持到病院來照顧變成植物人的未婚夫，這種女孩找無了。

別說未婚夫了，就算是自己的丈夫長期生病、躺在眠床，也不見得每個為人老婆的，嚨會甘願替他做牛做馬。

二年內她一句怨言都嚨無呢。二年呢，這不是一段短短的時間呢。

「媽，沒關係！」小葵說，「我已經是妳們家的媳婦了，照顧奕騰是我應該的。」

阿興啊，我應該怎麼做？到底要讓小葵繼續傻傻的等待？抑是乎她自由？

不過有時候我也真奇怪：嘴巴上會勸小葵多放下奕騰的事情，要她加減為自己的

未來設想；一方面我卻暗自覺得她若再去外面交男朋友，好像是她拋下我們家奕騰，是不守婦道的！

看到她每天囑準時到病院報到，我心內是真安慰；有一天她只不過晚了半個小時沒來，我倒不歡喜了。

「啊妳是跑去哪裡玩啊？」我怏怏地啐道。

看到她面色真抱歉的給我道歉，心內竟然出現看似理所當然的怨氣。

但是我心裡很清楚，這不是她的錯。她總也有自己的人生，不應該就此被箝制。

這個小女孩沒有經歷過如此生死交關的場面，心內應該是真驚惶吧？

我應該以一個媽媽的立場，安撫她，要她看淡一切生死的無常吧？我應該怎麼做？無人教我，阿興，你怎麼忍心乎這一切發生？

最近，我又發現小葵精神愈來愈差，不知是不是又太打拚工作，回去囑無休息？

「小葵。」我搖醒一旁累得打盹的小葵。

今天是星期六，有空來病院一趟陪奕騰作了一些復健的療程，剛坐到沙發上就睡著了，她稍等一下還要去便利商店打工呢。

「哪不妳今天回去休息吧！我看妳都累成這樣了。」我趕她回去，要她下個禮拜也免來了，好稍稍彌補我心內的罪惡感。

前幾天和小巴的主治醫師說起，他說小葵的壓力似乎大到她難以忍受，連他這個外人都看的得出來。他還講到最近病院有辦一個活動，希望小葵能多到外面透透氣、散散心，要我轉達她。我想都沒有想就替小葵報名了。

阿興啊，在她的這個年歲，我就失去你了，這我心中永遠的一個遺憾，到現在想起來抑是會傷心；小葵面對的艱苦，我希望幫助她走過來，至少這是我還可以幫她做的事情。

*陳醫師之章

經歷長時間的搖搖晃晃以及昏昏沉沉，黃小葵拍拍我的肩頭，提醒我目的地要到了。

我是小巴（黃小葵提到她的未婚夫時，都是這麼叫他的）的主治醫師，而黃小葵是我在醫院工作最常碰到的病患家屬之一。

上星期和小巴媽媽閒聊起暑期醫院辦的志工活動，醫療工作是沒有暑假的，尤其我的門診常常大排長龍。但休假期間我卻熱衷參與義工服務。

教養院是這一次的目的地。

別看他們外表上都是五、六十歲的歐吉桑跟歐巴桑，卻永遠保持五、六歲的心智。

拿起鈴鼓，我一邊替黃小葵解釋面對這些院友的狀況，一邊捲起袖子準備準備炒熱活動氣氛。

號稱黃金單身漢，年收入上百萬，那些都是別人加諸在我身上的眼光，真正的我從來不屑向他人提起。

追求者雖不計其數，我偏不愛從事社交活動。那些上流社會的名媛貴婦，都會親自邀請我到宴會、派對上作客，我總不習慣那種場合。

那是逢場作戲，虛情假意的世界。

所以，我的視線總離不開黃小葵。她明明是這麼的不起眼（或許在普通女人當中

她是出色的，但對經常接觸名媛的我來說，本來應該是毫不顯眼的）。

但是她的一舉一動全被我看進了眼底。

這兩年她進進出出病房無數次，看著她的未婚夫的那一絲溫柔的眼光，不，連她為他的未婚夫所做的一舉一動都彷彿在說：只要憑著她一股傻勁，她的未婚夫總會醒過來的。

在我看來，那是贖罪。贖她無能為力的罪。

回神之後，我戴上頑皮豹的面具，蹲低身子來親切誠懇的對待面前的這些院友，撐起快樂的笑聲連連。我想這才該是我所屬於的地方。

「陳醫師，像你這樣厲害的醫師，寧願來這邊幫忙帶活動，也不要再在假日的時候好好休息，你真的將生命全都投注在『服務』這件偉大的意義上面了吧？」黃小葵崇拜的看著我，透過面具，她連日熬夜的疲憊一覽無遺，她一定又超時工作了吧？

「我沒有妳說的那麼偉大啦。」我汗顏。

難得到教養院來陪這些院友們度過一個下午，我不認為我對得住「偉大」這個形容詞。充其量我只不過是自私而已，犧牲假日就只為了博得心安罷。

手持一把手術刀，就自以為操著救人的工具嗎？曾經進了手術房數個小時，處心積慮要拯救眼前垂死的生命，卻還是鬥不過上天橫著的一撇。

看多了生生死死，了悟了。

我之所以特別注意黃小葵，是因為我相信她是最能感同身受的人：明明一條珍貴卻垂死的生命在你眼前徬徨求救，我卻束手

無策。多年下來，這無非是另一場折磨。

我沒有向她提起我多年從醫的心得，這對她來說太沉重。要她知道，她的未婚夫極有可能，不，應該是說確定了這輩子再也醒不過來，這個事實對她來說，她承受不來。

倘若（即便有點殘忍），在那一次的车禍當中，小巴當場死亡的話，那麼對於小葵來說，所有的傷心跟痛苦便是一次性的；但小巴沒有，他只是默默地躺在病床上，以小葵的不離不棄作為養分，無窮盡地汲取。一個月、兩個月；一年、兩年，而終究小葵會乾涸的，那麼永遠就不是永遠。

遲早有一天，小巴會變成黃小葵的夢魘，化成一隻發狠的獾，啃食她的一切、人生、夢想。

到最後，她會只想要逃離。

但她沒有。

兩年來，從我跟她的談話當中，我甚至聽不出來她曾經動過離開的念頭，這就是我感興趣的地方。

我從來沒有將我從旁觀察她舉動的想法告訴黃小葵，或許她正有她的特別之處，可以引起我的興趣；或許我不曾體會過她跟小巴之間的刻骨銘心，才會讓我心生憐惜。

或許，我們都在贖罪。

物以類聚。

「陳醫師，上個星期我無意間在整理房間的時候，從小巴的手札裡找到兩張飛往巴黎的機票耶。」一整天的志工活動宣告結束後，我們告別了醫院的志工同仁們，我開車載黃小葵到一家餐廳享用晚餐，趁著酒酣耳熱之際，她娓娓向我訴說。

「他訂了蜜月旅行的機票耶！小巴怎

麼會負擔得起機票錢呢？他一定私底下拚命加班，偷偷存錢沒有跟我說……」

兩年前的下巴跟小葵，本應幸福美滿的結了婚，然後到巴黎過一次一生難忘的蜜月旅行。可是取而代之的卻是，兩張夾在滿佈灰塵的手札裡，過期了的機票。

「去巴黎是他這輩子最大的心願吧！」黃小葵她盯著無名指上的戒指說道。直到現在，我仍參不破這女人的神祕。

她確實柔弱，柔弱得教身旁的人全捨不得她獨自度過這般艱難的歷程。但她卻又堅強，兩年來堅持面對最心愛的人，即使下巴完全沒有好轉的跡象。

而我呢？年復一年，我都只是在逃避，逃避太真、太痛的現實。黃小葵是讓我重新正視事實的動機。

「妳想幫他完成嗎？」剎那間，我發現了自己的心意。

「……」

小葵沒有說話。趁著空檔，以及恰好的醉意襲來，我吻了她。

「我陪妳去。」

*小葵之章

窗外繁星點點的夜空今晚被披以漆黑可怖的烏雲，空氣和著隱形的水珠，濕黏黏地附著在大地，令人幾乎無法呼吸。

閃雷轟隆轟隆地躲在雲層背後作祟。暴風雨正醞釀。

一如往常的，我端坐在下巴病床的椅子上，仔細端詳他彷彿熟睡的臉孔。然後我輕輕的向他訴說，就像這二年來我每晚都會跟他悄悄的對話那樣。

「下巴，今天陳醫師要帶我到巴黎，

我們要一起完成你的夢想。」我聽見自己的語氣平淡得嚇人。

「你為什麼不挽留我？」原已靜如死水的心湖，隨著悲傷的潰堤，起了陣陣波瀾。

壓抑了兩年了，別人眼中那是未進門的媳婦總也要嫁作人妻；今晚我要離開了，別人會怎麼說？

但老實說我一點都不在意。

旁人尖酸刻薄的話語傷不了我的心，那什麼能？

「下巴，起來……」我伸手抓住他的衣領，使了力氣要搖醒下巴。終至搖不開他沉重的眼皮，卻讓癱軟的下巴順勢往我的身上傾倒。我想將他扶正，雙手卻頓時無力，兩人就維持著類似擁抱的姿勢。此時我的眼淚，瘋狂的湧出。

我好累好累。

陳醫師的車就停在醫院前，上面滿載著我們的行李。今晚飛機起飛，他同意讓我跟下巴作最後一次的道別。

但我不確定。陳醫師人很好，也很照顧我，甚至願意陪著我只為了幫下巴完成他的夢想，我想在這趟飛往巴黎的旅程中，我會答應陳醫生的追求。但我心底究竟放不下下巴。

現在的我很知足，不需要承諾，只需要下巴開口挽留我，只要一句「留下來」，就能中止這場上天的惡質整人遊戲。

「下巴，你說過無論發生什麼事你都會愛我一輩子的。」

下巴沒有開口。

「不是跟你一起手牽手前往的巴黎就不是巴黎了……」

下巴還是沒有開口。

窗外，承受不住悶雷陣陣挑釁，烏雲終於爆發，下起了瘋狂的大雨，豆大的雨珠打在窗上。

「小巴，我愛你。」
真的很愛。

許榮哲
評語

故事本身非常動人，尤其是結尾的「小葵之章」。但作者所採用的多重敘事觀點，沒有發揮太大的功能，比較像是接力把故事說完，其中的「佳佳之章」甚至可以整個拿掉，建議作者可以參考芥川龍之介的〈竹叢中〉（或看許榮哲《小說課》之說明）。